

他就這樣走了

看著毛澤東斷氣的小女人

● 王興華

他們就這樣認識了

幾年前，「中共中央機密檔案」中有關毛澤東私生活的醜聞部分向外界擴散，使毛澤東的形象更加醜惡。這個機密檔案中記載著，毛澤東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四年，先後共辭退二十九名個人機要女秘書。這些女生活秘書、女服務員、女護士中，有十一名身心受到打擊，有的受到不正當的對待。

檔案中還透露毛澤東生平婚姻和婚外情的情况，包括先後五次正常和非正常結婚與同居。事情解決後，查明至少有九次屬非正常的婚姻和亂搞男女關係。

另有一個記錄是，毛澤東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，在黨內受到七次批評。據檔案記載，劉少奇、朱德、陳雲、鄧小平等在中共中央常委會上，都曾對毛澤東的私生活和作風，提出過嚴厲的批評。

檔案中指出，一九七一年毛澤東南巡途

中，接見了火車列車司機組長的妻子，他看到她生得年輕漂亮，而她則出於對毛澤東的仰慕，二人一拍即合，發生了不正常關係。事後司機被調到蘭州軍工廠工作，妻子則發瘋後自殺身亡。

另一件事是，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到南寧，作橫渡邕江的游泳。在陪伴游泳的男女游伴中，毛找到一位身材豐滿的夜夜陪伴的生活秘書，最後這名佳人被任命為南寧市文化局副局長。

毛澤東一生中亂搞的女人不計其數，他日日夜夜都離不開女人。這裡我們要說的，是毛澤東最後一個女人名叫孟錦雲。這個名字也許對一般人來講相當陌生，如果查看一下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的中共報紙，你可以在給毛澤東守靈的長串名單中找到，這個名字排在最後一名。

這個知名度等於零的年輕女人，卻和「偉大舵手」曾朝夕相處，日夜相伴度過了五百天。

孟錦雲是湖北姑娘，由於有著秀麗的容貌和白晰的皮膚，再加上豐滿勻稱的身材，使她在一九五九年才十三歲時，被選入空政歌舞團舞蹈班學習。

那時中南海的中共高幹，每到星期六必然要舉行舞會，有時一週舉行二次，加上星期三的一場。陪伴跳舞的舞娘，就落在軍隊裡文工團的女團員身上。這些女團員幾乎都是從各地選來的美女，政治上又比較可靠。每個團員在觀念上認為陪伴首長跳舞是一項光榮的政治任務，如能陪伴過夜更是光榮中的光榮。

當時孟錦雲還小，只有十五、六歲，還不夠資格承擔這項任務。去中南海跳舞的，幾乎都是二十幾歲的成熟少女，這是首長們最喜歡的。但是單位領導考慮到後繼有人，就決定帶小學員去見習，孟錦雲正好被選中。

一天，正是星期六的下午，上級通知孟錦雲和七、八個女文工團員換好衣服，等待

車子來接。

一輛吉普車把她們送到中南海的一個庭院門前停下。她們走進大廳，這是古典式的，但內部裝潢又是現代化的，四周都是沙發。

七點多鐘，她們這群姑娘一片騷動，原來朱德和劉少奇、王光美步入大廳。樂隊開始奏樂，她們婆婆起舞，好不熱鬧。

晚上十點鐘，舞廳裡的人忽然停止舞步，樂曲忽然換成「東方紅」，原來毛澤東來了。眾人齊聲高呼：「毛主席萬歲、萬歲、萬萬歲」。

毛澤東因為出身鄉下農民，從不講究衣著。只見他一身灰色中山裝，穿得窩窩囊囊。袖管又肥又長，幾乎將手遮住；特別那條過分肥大的褲子，褲角足有一尺四寬，遮住整個布鞋鞋面。

毛澤東一到，便有一名女文工團員上前邀舞。全場人的目光，便落到毛和那個女文工團員的身上。

孟錦雲把眼睛睜得大大的，看毛澤東如何跳舞。毛的舞步很大，他的腳總是在地板上蹭來蹭去，整個身軀顯得十分笨拙，舞姿實在難看。孟錦雲的目光，一直追隨著毛澤東，彷彿要盡量從他身上發現出什麼秘密似的。一場舞曲終於結束了。小孟的目光一直跟著毛澤東直到他坐下。

毛澤東突然發現一個小姑娘在注意他，他轉身對她笑了一下。小孟在這一剎那間顯

得緊張，她也向毛澤東報之一笑，但顯得十分尷尬，又生硬。她迫於緊張的情勢，也學其他年長團員一樣，走到毛澤東面前，邀他跳舞。毛澤東微笑站起來，與小孟走向舞池。小孟一上場真有點手忙腳亂，毛澤東輕輕說：「小同志，別緊張，妳的舞跳得不錯。」

「妳是新來的？」

「我是第一次來。」

「怪不得沒見過妳。小同志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孟錦雲。」

「噢！這名字真好聽，錦上添花雲比錦上添花還美呢。妳是什麼地方人？」

「是湖北武漢。」

「是個好地方，算是我的半個小同鄉呢？」

跳舞和閒聊，自然而然地驅散了小孟的緊張和慌亂。就這樣，小孟和毛澤東認識了。

寧多幹活以求解脫

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，一切常規都被打破了，中南海的跳舞也停止了。

小孟和她的夥伴們，此時已長大成爲十八九歲的妙齡女郎。他們在毛澤東的號召下，自然成爲激流勇進的革命小將。空軍是林彪、葉群掌握的單位，小孟就參加葉群支持的一派。當九·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，

小孟也被牽連進去，成爲被審查的對象。不久她因現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獄，後來被送到外地農場勞動改造。她在那裡什麼都幹過，下地種田、拔草、拉犁等等。有時她越想越委屈，越想越激憤。爲了擺脫思想的折磨，她寧願多幹活以求得解脫。

五年以後，她的問題以「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」作了結論。就這樣，她從一九六八年春天被關押，到一九七三年春天才結束了勞改生活。但她不能留在北京，被悄悄地送回她的家鄉——武漢。

很快，小孟被分配到武漢某軍隊裡做了一名護士，這時她已是二十五歲的大姑娘了。摧殘人的勞改生活，沒有毀壞她的容顏，也沒有消滅她的丰采，仍舊保持著她那秀美的容貌和亭亭玉立的身姿。她讓不少男子爲之傾倒，但因為她不清不白的政治問題，又使很多崇拜者不敢追逐。但任何時候都會有勇敢者，有位名叫裴瓊瓊的二十幾歲的年輕小伙子，敢於追求她。他是醫院的政工幹部，由於職業關係，看到不少人的檔案，小孟的檔案自然也看過。雖然他知小孟問題的嚴重性，他還是要追求她。他們終於相愛了，組織找小裴談話，他不聽，非要與小孟結婚不可。

結果小裴調離了政工工作，這就等於單位領導不再相信他了。

他們終於結了婚，沉浸在新婚甜蜜蜜的生活中。婚後，小裴在和小孟閒談中，談

到她檔案中的不實之詞，很影響她的前途。那天夜裡她翻來覆去睡不着，決定要到北京見毛澤東告狀。小孟聽說她當年在空政文工團的好朋友小麗仍舊出入中南海，小孟決定找她幫忙作爲進身之路。

留在身邊當貼身護士

小麗長得端莊秀麗，具有北國姑娘的健美體魄，她在文革中是逍遙派，所以未受到衝擊。一天，小孟突然出現在她眼前，使她高興得不得了。小孟說明來意，小麗一口答應。

一九七五年五月，她們來到中南海的紅牆外邊，走到北門，把要見毛澤東的要求向門衛說了，門衛知道她們是毛的舞伴，不敢不傳。毛的貼身秘書張玉鳳接到電話問毛，毛點頭表示同意。

門衛放她們進去，走了很長一大段路，才到大鐵門前。她們進了鐵門，穿過幾道廊子，來到毛的臥室。張玉鳳把她們迎進去。遠遠地看到毛澤東坐在那裡。小孟走向前去，興奮地向毛問好。

「主席，我是湖北來的孟錦雲。」

「記得，記得，妳不就是我的半個小同鄉嗎？」

「主席，我是來找您平反的。」小孟自己也沒想到突然會冒出這樣一句來。

毛雖已老邁不堪，但他的脾性就是喜歡年輕女人。毛拉著小孟的手，輕輕地摸著，

接著又用手摸小孟的面頰。毛此時正患著嚴重的白內障，他用力地看她，心裡又升起年輕時的愛慾。

「妳這麼多年不來看我，怎麼一見面就要我爲妳平反？」

「我怎麼不想來，只是我被打成反革命，送到外地勞改。」小孟述說她的遭遇。

毛聽著看著，一直拉著小孟的手，不停撫摸著，不時做出憐愛的表情。

「妳不要再講了，妳來了就什麼都好辦了，妳就留在我這裡工作吧。」

「但是，我是來找您來平反的。」

「妳在我身邊工作，就是平反了。你是我的女兒，也是我的朋友。」

就這樣，小孟進了中南海，留在毛的身邊，成爲毛身邊的一名醫護人員，也是毛生命之路上最後一名護士。

小孟所謂的歷史問題，也在毛的關懷下，讓汪東興給平了反。

從此以後，小孟過著安靜平穩的生活。有時伴隨毛睡眠，但他年老氣衰，已無能爲力了；僅僅是抱抱摸摸而已，對她並沒有造成傷害。

平時毛澤東的客人不多，也許是因爲他特殊地位的關係。毛家裡的人、子女和親屬，也很少來探望他。

毛的客廳裡，往往是空蕩無人。他在這裡讀書、看參考消息、看電影、看錄像，聽京戲、昆曲等。

在這個寬敞的大廳裡，有時也可聽到一些議論和談笑，這多半是毛澤東與他身邊工作人員發生的。

毛澤東的客人雖然不多，但他最喜歡和年輕姑娘來往，談天說地。也許在她們身上可以看到青春活力，看到一種朝氣，使他感到一種莫大的安慰。由於毛天生好色，年輕女人永遠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。

可是毛本人呢，每天穿著白色的肥大睡衣，頭髮七零八落，臉色黃中透灰，肌肉鬆弛，是一位十足老態龍鍾的人。站在姑娘眼前這個人的形象，與她們頭腦裡早已形成的偉大英明領袖形象，不啻相差十萬八千里。不要說不可愛，還有幾分可怕和恐怖呢。但對張玉鳳和小孟來講，已經習以爲常了，並不覺得可怕。

果真有因果報應？

毛澤東的身體時好時壞，但總的趨勢是每況愈下。對這一點，感覺最深的當然就是毛澤東自己。

隨著毛澤東的健康時好時壞，他的情緒也隨之起伏變化，有時變得很急躁，很容易發火。

一天上午，毛澤東自己提出要到大廳坐坐。小孟扶著他從臥室穿過很長的走廊來到會客室，毛澤東提出要看參考消息，小孟趕緊去把報紙拿來，又給毛換上看書報的眼鏡。然後自己搬過一把椅子，坐在毛的對面，

用手舉著報紙給毛看。這已是習慣做法了，因毛的手抖得厲害，自己不能拿報看。小孟一邊舉著報，一邊還得注意毛的目光所及，以便隨時調整位置。小孟舉著報，越舉越高，不知是累了還是疏忽，舉高的速度超過了毛的閱讀速度。只聽啪的一聲，毛澤東用手把報紙打到地上。

小孟嚇了一跳，趕緊從地上撿起報紙，連忙說：「主席，對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您別生氣。」

「妳給我滾出去！」毛大聲吼叫著，臉也漲紅了。

小孟當然沒有就此「滾」出去，她知道這是主席心情煩躁的表現。毛到了晚年，常常喜怒無常，一點點小事，也會引起他的激動，借題發揮宣洩他內心的煩惱。小孟知道，他過一會兒就會好的，而且每次過後毛總會向小孟道歉。

晚年的毛澤東，內心世界更是矛盾重重，各種心態交替出現。越是老年越容易回憶過去，他回憶他的青壯年時代是何等風光；而今百病叢生，兩手顫抖，兩腿不聽使喚。昔日裡有多少同志、多少階級敵人被他整死，今天落得這般下場，是不是因果報應？毛不停地思索著，不停地鞭打著自己。

漸漸走向另一世界

儘管毛澤東身體日益衰敗下來，爲了對付國外新聞媒體的猜測，毛還是接見了二次

外賓；一次是接見尼克森，另一次接見布托。

每當外賓來時，小張和小孟就一左一右扶著毛澤東。張玉鳳在右邊，小孟在左邊。外賓一出現，當攝像機對準毛和外賓時，按照慣例，小張和小孟就趕緊撤走，躲進屏風裡面。

毛在病重時接見尼克森和布托後，弄得欲蓋彌彰，反而給國外新聞媒體留下了口實。尼克森說毛身體的虛弱很明顯。布托說毛在接見他時，嘴角不斷地流出口水。

通過這樣的會見，全世界都知道毛澤東病重了。

一九七六年七月底，唐山發生大地震後，毛澤東的身體更加惡化。他既不願打針，又不願意吃藥，他依舊相信要靠自己身體的抵抗力；他還相信治病也要「自力更生」，因爲打針吃藥是「外援」。

有一次小孟對毛說：

「主席，您別老不聽醫生的意見，您老說要靠自己的抵抗力，但您沒有營養，怎麼會有抵抗力呀！」

毛聽了小孟的話後，輕輕地說：「那試試吧！」

插上鼻飼管之後，毛果然在第二天，感到身上有點力氣了，遂顯出高興的樣子，說：

「小孟呀，妳比我懂得多，我得聽妳的。」

已經很少說話的毛，那天顯得有些精神了。

小孟說：「您得和醫生好好配合，您的病會治好的。您不是聽我的，而是要聽醫生的。」

毛澤東從八月底直到他謝世，多次昏迷，多次搶救。在昏迷與搶救的過程中，他漸漸向著另一個世界走去。

幾天來，政治局的常委們，一直在輪流值班。

這時江青也來了，她的到來，不必再經過毛澤東的批准了，因爲毛已經沒有批准和不批准的精力了。她可以作爲毛的家屬來探望，她並不站在毛澤東的眼前，而是站在毛的身後。因爲在這以前，只要毛在清醒時，一看到江青的出現，就會引起極端的反感。爲了不引起新的刺激，江青只能在背後看看。

毛澤東的眼睛始終未張開，他只說了一句：

「我很難過，叫醫生來。」

經過醫生們四個多小時的搶救，毛一直昏迷，再也沒有醒過來。他沒有留下隻字片語的遺囑，也沒有說要讓華國鋒在腥風血雨中接班，也沒有說按既定方針辦。他就這樣離開了人間。

小孟是毛澤東最後一名護士，是她伴隨他走完這一段生命最後的旅程。



王興華「看著毛澤東斷氣的小女人」插圖（文見 149 頁）

- ①毛澤東（右）與他的最後一個女人孟錦雲（左）合影。
- ②毛澤東（前坐）偕孟錦雲（左一）及青年幹部合影。

